

叢書 問題 社會

輓近中國思想界的剖視

曹亮 著



青島協會書局出版



書叢小題聞會社

視剖的界想思國中近軌

著 亮 曹

種 八 十 第

18

所有

近世中國思想界的剖視

版權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著作者
曹亮

出版者
青年協會書局

發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每冊實價大洋五分
寄費另加

Social Problem Series

No. 18

A Critical study of Some Trends
of Thought in China Today

By Tsao Liang .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Five Cents, Postage Extra, Dec., 1934

社會問題小叢書

在這變動的世界，每一人對於中國本身的問題和國際的問題，都當有一些基本的常識，以作應付目前嚴重形勢的準備。爲供給這樣的需要起見，我們特編輯小叢書二十餘種，其總題爲「中國與國際」，對於現今重要的各問題，皆作簡明的敘述。書目函索即寄。

軌近中國思想界的剖視

曹 亮

在今日的中國，顯然是有兩派主要的思潮存在着：一派是所謂『新興的思想』，另一派是反對這種『新興思想』的。其實，後的一派並不是一派，而是代表着許多路線不同的思想的。不過因為它們在不能接受『新興思想』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又因為『新興思想』把它們都放在一個共同的攻擊目標之下，所以我們姑且把它們當作一派。這一本小冊子就是一位站在『新興思想』的立場的作者，對其他一派的批評所寫的文字。我們對於這一本小冊子，是站在純粹客觀的立場來介紹的。因為我們相信真理的追求者對於各方面的思想學說，都應當把它們拿來研究，然後去下他自己的判斷。因此，在出版了這一本小冊子之後，我們在可能的範圍之內，還要介紹其他方面的理論，讓讀者可以得到比較參考的資料。還有，在這本小冊子裏面，作者提到一些人的名字，這並不表示我們對於

這些人的贊成或反對，我們讓它們存留着，無非要使讀者對於思想的派別得到一個更深切的了解。

編者

最近張君勸先生在東方雜誌（第卅一卷第十三號）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人生觀論戰之回顧，以『紀念』『十年前』因他的一篇講演——『人生觀』而引起的論戰。在這篇文章裏，經過『自己的回想』之後，他說：『我現在想想，人生觀是思想家對於人生之答案；科學是科學家關於宇宙現象研究之結果，這兩樣雖可拿來對比，而對象上之不同不甚明顯，故這樣的題目，現在我自己也不贊成了……話雖如此說，在大根本上人事界與自然界兩方之不同，我現在

仍絲毫沒有變更。這就是說，他還是維持原來的意見。正如葉青先生所說：「他（張君勳——作者）底意思，表現得很明顯的是科學，你是自然領域裏的，不能走入人生領域，它的特殊性宜於玄學；你止步吧，這裏讓玄學生存下去。」

張君勳先生於是批判了論戰中他認為『最能代表中國這個時代的思想』的『三篇文章第一篇吳稚暉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說他『是一個樸素的自然主義者』並謂『自然吳先生黑漆一團的宇宙，在我們現在思想幼稚的時代，當然是應該有的一篇文章吧了』『第二篇是胡適之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文集的序文』他以為『胡適之先生的思想，是在採取自然主義以排除迷信，排除舊習，與伏爾泰一般人的宗旨完全相同……至於這主義能不能解釋

宇宙一切現象，胡先生把他忘了。」第三篇是陳獨秀對於論文集的序文，其宗旨是提倡馬克斯唯物史觀。」張先生說：「這種學說（唯物史觀——作者）之動機，不在成立一種學說，而在促進社會革命。」

他這樣批評之後，就「鄭重」地指出「思想家今後開展之途徑」並謂「有三點應該注意：第一點，思想力之培養；第二點，科學成績之追及與凌駕他人；第三點，哲學之不可忽視。」關於第一點，他認為「思想這件事，在唯物派看來，是物質之附隨現象，是不重要的，但是我們平心靜氣想一想，自有人類以來，如古代之鑽木取火，耕田而食，難道不是人類思想的發明嗎？近代的科學，工藝與技術之發明，又何嘗不是思想的產物？」他引證國聯知識合作社派遣調查中國教育的專家

的一段報告，而結以「國聯調查團說：惟有歐美人之心思，乃能產生近代科學與技術。我們也說，惟有中國人今後心思之活躍，乃能產生科學與新文化之活躍。」這顯然的證明了他的玄學的文化觀，即一切「科學與新文化」乃「心思」的產物。至於他說的「思想……在唯物派看來……是不重要的」，那只是他的武斷的話，因為辯證法的唯物論，從來就沒有輕視過「思想」，他們的重視理論就是證據；不過他們認為「思想」本身也是物質的產物。所以說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反之，是他們的社會的存在決定了他們的意識。

關於「哲學的不可忽視」他說：「在研究物理的人，可以僅僅知道機械主義，而不必知道目的論，在研究生物學的人，可以單知道目的論，而不必想到自由

意志之說，至於研究社會科學與論理學，那就不能不知道自由意志之學說。這三種學說……都是哲學家的問題，而不是科學家的問題；換句話說，科學家只能給我們以部分的宇宙觀，哲學家才能給我們以綜合的宇宙觀。」因此，他就指出：「以後的中國思想家不但應該接受哥白尼牛頓之遺產，同時也應該接受柏拉圖康德之遺產。從這幾句話，我們可以看出幾點：第一，張君勱先生依然還是要讓『玄學』生存下去。即是要讓『自由意志的學說』來支配『社會科學與論理學』而不許『科學』走入人生領域；第二，他的所謂『哲學』就是指著『康德柏拉圖』之流的觀念的玄學的『哲學』而言；第三，他『不知道現代進步的物

理學和生物學已經接受了辯證法唯物論的指導，而還想以『機械主義』和『

目的論』去阻礙他們的進步，使自然科學永遠陷入危機中。最後他還主張着『知識與道德的關係』說『以後的新思潮，新文化，新政治，是建築在「真」「善」並重的基礎上，惟其覺得人生有意義，然後才有振興文化，復興民族之必要。』然而張君勸先生對於『人類生在世界上到底有無意義？』這個質問，却『不敢有確定的話答覆大家』，而只說『但是我們活着一天，總得從人生是有意義的這句話出發，然後學術，道德，政治才有寄託之處』。這是多麼無力的論據呀！由此可知在整個資本主義的沒落期，封建殘餘的思想家比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是更要缺乏自信力呢。

在這祀孔定爲大典，讀經訂入課程，「立法會」和「開壇授法」成爲時髦的勝會的時候，思想界方面，自然要有人出來宣傳中國固有的思想，乃至曾經流行的宗教，加以裝璜，以爲祀孔讀經等等舉動做理論的根據。所以讚頌中國文化是代表「公道與正義」，「孔子之道爲救國的良藥之類」的文章，連篇累牘地登載於一些雜誌和報章上。它們的立論表面上不妨「殊途」，甚至互相矛盾，然而它們的目的却是「一致」——就是要藉思想之力，來鞏固封建勢力的壁壘。

首先，可以舉出曾經出入於儒佛的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論」。梁先生曾經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演中，指出「中國人現在應取的態度」以爲「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第二，對於西方文化是全盤接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評的把中國原有態度重新拿出來。『自是之後，他就不斷地宣揚孔子之道，做一個道地的封建思想的宣傳者。』最近他以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院長資格，參加定縣鄉村建設工作討論會，在其演講鄉村建設與教育中說：『自去年以來，大家不知不覺都走到鄉建工作這條路上來……』
：作一努力，這是最好的現象。鄉建潮流，正在此際繼續擴大，因其有深遠的根據同前途。鄉建的目的是（一）從中國固有的歷史演變下來的，使中國成爲高度文明，以鄉村爲主體爲根據的社會；（二）西洋的近代文明與中國固有的文明結合，演成今日狀況，西洋的都市文明，工業文明，與中國的鄉村文明農業

文明，兩相接觸，改造一種新的環境，在不斷的轉變之下成爲今日中國民族自救的運動，惟此運動切重實際，亦可謂之最後的運動……中國原以農立國，自受西洋工業文明影響以後，也想走入西洋之路，但未走通，如已走通，固無需再有今日鄉村建設運動矣。如日本因種種條件適宜，故摹倣工業文明而成。走上了工業文明，都市文明之路，所以無須有鄉建運動，有的祇有農村救濟……我們因無路可走，才走上了鄉建之路，開闢另一條新路線，要從農村舊路引發工業，以鄉村爲主體，來繁榮都市，恢復農村的購賣力生產力。中國的產業前途，均寄托在農村之上，建設農村社會的重心。社會的重心，普通設在農村，都市則爲一地方的中心，作爲文化，經濟，政治的中心，而重心則分佈於農村，開闢世界未開的文明路

線，以鄉建工作爲民族自救的唯一出路。（十月十三日大公報）

這一段演詞，最具體的表現梁先生的上述「中國人應取的態度」不消說，是以他所尊崇的孔子那句「極高明而道中庸」爲根據的。因爲演詞甚簡，無從詳評；但有幾點是不能使人無疑的：第一中國既不能「走入西洋之路」（這自然是因爲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殘餘的阻礙）又如何能「走上鄉建之路呢？」第二，以目前支離破碎的鄉村，怎能够「從農村舊路引發工業，以鄉村爲主體，來繁榮都市？」第三，「文化，經濟，政治的中心」即是「都市」何以「社會的重心」能「設在農村」——這幾點，梁先生在演詞中都沒詳細的解釋。不過，自理論上說，祇有新的經濟制度能消滅都市與農村的對立，蘇聯就是最好的先例。

又梁先生一方面說：「我們因為無路可走，才走上了鄉建之路，」它「成爲今日中國民族自救的運動。」另一方面又說是「開闢世界未開的文明路線，」這是多麼勉強的邏輯。在今日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封建殘餘的剝削雙重壓迫之下，「鄉建」如何能成功呢？即使它有部分的成功，那也只有把中國農村變成爲帝國主義的原料供給地的成功吧，能有甚麼獨立的「文明」呢？不過，在中國的封建的豪紳地主看來，農村的破產將毀壞他們剝削的地盤，不得不設法挽救，所以年來「救濟農村」的呼聲很高；梁先生所謂「鄉建潮流，正在此際繼續擴大，」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梁先生所謂鄉建之路，只是豪紳地主的路線，並不是甚麼「文明路線。」梁先生反對印度思想的「翻轉向後，」其實他自己的

思想也是『翻轉向後』的一路。『縮回農村，提倡封建的孔學，都是『翻轉向後』的鐵證。

三

爲梁先生所排斥的印度思想——佛教，數年來也換上了新的形式，如太虛圓瑛等都以西方哲學來裝璜佛教。最近如王季同先生甚至附會佛教爲『澈底的辯證法』（唯識研究的序文）余精一先生也主張佛學是『唯物論的』『體系』（佛家哲學之新體系——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十九號。）這些說法，不是偶然的好奇；其用意無非是要把泥菩薩裝金，好來吸引思想界的善男善女的香火——信仰。現在且看他們怎樣說法：

王先生說：『什麼是佛教底基本問題呢？便是革命的哲學家黑格兒所創立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始祖馬克斯氏極口稱揚，現在社會科學界最時髦的科學方法——辯證法。然而黑格兒和馬克斯雖然是辯證法的祖宗，他們的辯證法仍不澈底，反之，三千年前的佛教，却是澈底的辯證法。』他怎樣地證明佛教是『澈底的辯證法』呢？他說：『依辯證法沒有抽象的真理。然而無論哲學家，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他們……無非是要……求出種種定律。這些定律，便是他們所認為真理，而且沒有不是抽象的，所以不能不和辯證法矛盾，不但別的哲學科學如是，辯證法的本身也不能不和它自己矛盾……無論怎樣地描寫，怎樣地思維，都不能免於辯證法底不澈底。』所以澈底的辯證法決不能用語言文字

描寫，決不能用意識思維。這個便是佛教的『無分別智』。『無分別智』是不能用語言文字描寫，不能用意識思維的。所以佛教是澈底的辯證法。其實這種說法，不是證明，而是武斷。第一、『佛教的「無分別智」既不能用語言文字描寫，不能用意識思維。』王先生何所依據而知道它『不是抽象的』？第二、王先生既說：『辯證法底本身也不能不和它自己矛盾』何以又要說：『依據辯證法沒有抽象的真理』而以這句話為證明的依據呢？王先生所『依據』的『辯證法』是不是那『不能不和它自己矛盾』的辯證法？第三、王先生顯然地不理解黑格爾所謂沒有真理的那句說話，機械地即非辯證法地曲解着『抽象』和『具體』的意義和區別。王先生又一論據是：『標榜辯證法的馬克斯』

也攻擊宗教也立辯證法的唯物論。殊不知辯證法便不唯物論，唯物論便不辯證法了。這一武斷就表示出王先生對於「辯證法」的無知，馬克斯之所以是澈底的辯證法的創設者，正在於他將黑格兒的辯證法倒轉過來，把辯證法與唯物論結合，而建立「辯證法的唯物論」。就是說，沒有唯物論就不能是澈底的辯證法。因為觀念論者不能成爲澈底的辯證法論者。觀念論者否定離開意識而獨立的，又是意識之源泉的物質世界之存在，因此，結局成爲自己的思維之俘虜。觀念論者的思維，不反映自然及社會中現實的過程，而遲早要作出並組成與現實相衝突的自己圖式。儘管黑格兒往往站在當時科學發展的先頭而前進，然而他並不曾減少對現實的衝突。黑格兒注意到他的主張與事實相

矛盾的時候，他回答說：「事實的方面是壞的。」（西洛可夫等辯證法唯物教程一五三頁）王先生也處處以佛教附會科學，到了附會不來的時候，他就說：「三千年前的佛教所說的法，當然不能和現在短期的知識相合！」佛教是觀念論（王先生也不認識它是唯物論）便不是澈底的辯證法，何況它連辯證法也說不上呢？

余先生的說法，却與王先生相反，他明白地說：「佛家不明進化的歷史要素，所以不能和現代唯物論的辯證法比擬；」但他怎樣證明佛學是唯物論的？他首先把「佛法」「截然劈為二概」——「佛教」和「佛學」，然後說明「一切可用眼睛看得見的形象」，例如「花的紅色」，據佛學的解釋……是由三種要素相

合成功的。一種是客觀存在的紅色的物質要素，就是佛家所謂的「塵」……一種是能夠看見外物的五官機構的眼睛，就是佛家所謂的「根」……一種是人類能夠認識與分辨外物的意識，就是佛家所謂的「識」。因為第一，佛學主張意識只是現象構成要素之一。至於其他二要素，若根，若塵，仍然是客觀的存在，仍然是物質；第二，佛學所謂的「意識」，即可以「自我」表示之。佛學對於「自我」的解釋，不是主張一種超物質的靈魂，或……精神現象；反之，「自我」却是物質的要素所構成的，是意識本身，根本就是唯物的了。所以「佛學在宇宙觀方面，始終不是觀念論，而是唯物論。」

其實，據佛學唯識論，根，塵，識三者均為第八識，即「阿賴耶識」所攝藏的「種

子』所變化出來的。繆鳳林先生說：「『識』言非有質礙之物，但指功能，『方其未起，不曰識而曰種（子），種（子）已『現行』（表現的意思——作者）不曰種（子）而曰識。種子者，潛在之功能；識者，即此潛在功能現行之異名也。」（唯識今釋一至三頁）周叔迦先生也說：「唯識哲學說物質根本就是能力（即繆先生所謂的『功能』——作者）的集合，並無有實質的。」雖然，事實上並沒有『無實質』或『非有質礙之物』的『功能』『能力』即是說，有『能力』就有『實質』，『功能』是『有質礙之物』所產生的。然而佛家的見解，『種子』是『非有質礙之物』，故即勉強叫它做『物質』，也不是唯物論之所謂物質。所以即使種子所變化的根，塵，識均為物質，佛學也不能說是唯物論的，因為其最

根本的種子不是物質的緣故。

並且余先生的把佛法「截然劈為二概」的方法，根本就不是正當的科學方法。所以余先生的見解雖與王先生相反，但他們倆的用意同樣地只是要為泥菩薩裝金！

四

為什麼這些佛教徒要用新的形式，甚至是辯證法和唯物論，來裝璜佛教呢？這是因為辯證法是「現在社會科學界最時髦的科學方法」的緣故，就是因為不這樣做，就不能吸引一部分青年閱讀的緣故。單單這一點，已足夠說明現在已經和『五卅』的前夜不同，和『五四』的時代更不同了。

在目前負擔中國民族解放的使命，以至重建新的中國的任務的，已經不是民族資產階級，而是比它更進步的新興階級。這後者的哲學，社會科學，以及其他的理論，不但已實際地在各個戰綫上組織他們，指導着他們的鬥爭；而且已經作為各種學問的體系，廣泛地傳播在全國的青年中，成為他們所愛好和研究的對象，成為他們思維和行動的南針。雖然因為『文網森嚴』不能充分暢行無阻，但是由於青年們的愛護，這種新的思想，還是『不脛而走』地，不斷地在普及和深入着；這樣，新興的哲學和思想就在中國思想界中，形成了代替舊思想的不可動搖的勢力。

正因為新的思想在青年中間已經有了權威的緣故，所以那些佛教信徒，必

須把根本和佛教相反的一些新學說，附會在佛教上面；無可奈何的「鄉建運動」也必說是「開闢世界未開的文明路線」。然而這種把戲是不能常玩的，終有一個時候要被戳穿。

你看「五四」時代因反對封建思想，倡導庸俗的「實驗主義」的思想家們，到了他們的取實驗主義的改良，妥協，投降的真面目顯露出來的時候，即在東三省問題中發表了他們的「不抵抗主義」說教，和與日本帝國主義妥協的言論之後，就為青年們所唾棄，革命青年把他們罵為「文妖」而將其主張稱為「邪說」了！

也正因為新的思想在青年中間有着很大的信仰，所以在舊社會具有權威

的哲學者張東蓀先生，也就急急地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加緊施以攻擊；他年來所發表的辯證法底各種問題，中性子的發現是否有助於唯物論，我亦談談辯證法唯物論的邏輯是可能的麼等一類的論文，都是集中火力於這方面的。這一位倡導西洋哲學的觀念論，二元論，折衷論的中國哲學家，所以對辯證法唯物論大肆攻擊，決不是偶然的，在他看來，新興的哲學比那復古思想還要可怕！

誰都知道，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先天不足的，剛一抬頭就急趨沒落；因此「五四」運動的任務就沒有完。近來由於世界的經濟恐慌的尖銳化，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日益加緊，因為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的勾結也更加緊密，這愈使資產階級不得不死心塌地向帝國主義投降，和封建勢力妥協，共同協力來對付

中國被壓迫被剝削的大眾之反帝反封建的怒潮。曾經有人說過：「客觀地觀察中國今日的實際需要，決定我們的目標。」在消極方面是打倒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個大仇敵，這五個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有產階級也不在內……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帝國主義也不在內。』——這就是他們作戰的總策略。在這一策略之下，具有特殊地位的所謂學者，是再不會來反對復古運動的。這就是近來封建思想猖獗，而所謂學者名流不響一聲的緣因。

五

在這復古思想鬧着烏烟瘴氣，刀光劍影日益咄咄迫人的時候，在文壇方面却表現出另一種現象，那就是幽默文字和小品文的提倡。這裏也包含一種思

想傾向。在提倡者林語堂先生所表示，這種小品文是：（一）以「自我」為中心；（二）以封建階級的「方巾氣」「道學氣」為「魔敵」；（三）以使國人少一點「方巾氣」——封建思想——而取得一種比較自然活潑的「人生觀」為職志的。這種主張，如果真的這樣地站在反封建的立場做去，在今日不能說沒有相當進步的意義，但是在事實上却並不如此。

由他們所出版的論語和人間世看來，雖不無個別的文字盡了上述的任務，然而就大體說，却如春夫先生所說：「不幸林先生却做了和這相反的事……林先生對於當前的形勢和一些病的社會現象不能有正確的估計，他把「中國新文化運動雖經提倡」而「人之心靈仍是苦悶，而人之思想仍是乾燥」的原因，

不歸之於新文化的兩個死敵之阻礙；而歸之於「未經過幾十年浪漫潮流之陶煉」他把「一有艱危，大家轟轟然一陣花砲，五分鐘後就如曇花一現而消滅」的原因，不歸之代替帝國主義者消滅民衆反帝情緒的惡勢力之存在，——更看不見如東北義勇軍等數年如一日的艱苦奮鬥等類的事實——而歸之於「國人心靈根本不健全，樂與苦之間失了調和；把「現代文學中沒有聲音宏亮的喊聲，只有躲在黑地裏放幾支冷箭」而新文藝之「地下花」的原因，不歸之於對抗勢力之文化壓迫，而說「總是心地欠寬大所致」……這一些不正確的見解，使林先生提倡的那種應該是從反封建出發的小品文藝運動，客觀上會要成爲投降封建勢力——東方的騷人名士主義。雖則「玩世不恭」或「潔身自好」，但並

非封建主義的否定，而是其另一面——向新文化運動攻擊的東西：把「維持道統」的封建階級和站在前者的正反面的新興批評家，皂白不分地稱爲「新舊衛道派」，同樣加以「方巾氣」的罵詈，而揭起「純粹的幽默」運動之旗。」（見五月十八日大晚報火炬「人間世」論戰的總結）其實林先生所提倡的「性靈」本來就是一種主觀的東西。過重視「性靈」結果必陷於觀念論的見解。再加上袁中郎等的提倡，其末路是要走上「騷人名士主義的」道路的。最近林先生主張「人間世」字「走上西洋雜誌之路」要達到「開卷有益掩卷有味」，「破除文人階級」並希望「流氓癩三，獄卒益犯」也來投稿，或者林先生自己也已經感覺到上述的毛病吧！

小品文這種文章，它自身沒有一定是要得要不得，它可以是『小擺設』，也可以是『投槍』。幽默也是一樣，可用來暴露惡劣力的罪惡，也可成爲有閒者的消遣品，甚至可以成爲欺凌弱者的嘲笑。它們是否具有進步的意義，只看怎樣去應用它們。即以登載小品文的雜誌說，陳望道先生主編的太白就比人間世充實進步得多，雖現在只出五期，然而並不因此而減少它的活潑和有趣。

六

以上所述，是年來中國思想界的大概情形，從這些情形，我們可以知道思想上的搏戰，也隨着被壓迫者要求解放的鬥爭，而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自「九一八」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併吞了中國東北四省，侵略了整個華北和福建，現在

還在秣馬厲兵，準備大舉，其他帝國主義，如英如法，也不肯袖手旁觀，錯過掠奪中國的機會，同時『不抵抗主義』、『依賴國聯或美國』，以至『投降日本』一類的政策，已證明不能阻止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強盜的得寸進尺的侵略。在國內則重重剝削，加以人爲的空前水旱巨災，使農村破產，都市蕭條。最近連素稱『天堂』的蘇州近郊，也爆發了反豪紳地主，貪官污吏的暴行。——這些都表現出中國民族的危機，已到了生死關頭，千鈞一髮的時候；已指示出中國民族如果再不團結起來，反抗帝國主義，消滅封建勢力，亡國滅種的慘禍就在目前！對於當前的危機，只有正確的新興思想，才能夠幫助我們認識現狀，提出方案，決定策略，及指導實踐。一切舊的封建思想和迷信，都是催促我們走上死亡的道路的。

所以，我們應該認清當前的危機，認清中國思想界的情形，努力肅清迫中國民族走上死路的封建復古思想！